

春
秋
左
傳
詁

春秋左傳詁卷八

陽湖洪亮吉學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縶𠄎說文羈馬絡頭也从四从馬

二馬絆也羈或从革縶系也春秋傳臣負羈縶應劭漢官儀亦云馬曰羈服虔云一云犬羈曰縶古者行則有

犬少儀曰犬則執縶按此則縶爲犬羈之證韋昭國語注從者爲羈縶之僕亦云犬曰縶是矣杜注必改曰馬

韉非是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

禮記疏引作及國不與舅

氏同有如水投其壁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

韶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桑泉白衰並在解東南水經注

郡國志河東郡解有桑泉城白城按杜注云桑泉在解

縣西解縣東南有白城張華博物記曰白季邑解縣西

北今考解州西北三十里已至臨晉縣界解故城在臨

晉東南則距解州界當不甚遠白城在州西北雖不言

里數然尚在故縣東南可知京杜言白城在解縣東南

之說為諱博物記非也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

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韶說文郇周武王子所封

國在晉地从邑旬聲讀若泓按索隱云周文王子又云

郇音荀又音環疑有誤服虔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

之墟也

水經注

按蒲州圖經郇城在猗氏縣西南正漢解

縣之東杜注云在西北非也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

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

宮圖賈逵云文公之祖武公廟

史記集解杜取此

戊申使殺懷公

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偃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

人披

寺本又作侍

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

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

韓非子作惠實

女為惠公來

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

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人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

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

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

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

釋文一豈惟刑臣本作其

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國志左

馮翊臨晉有王城

杜同此

按今本杜注脫去惟史記索隱

引左傳有之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國志按呂

甥蓋食采于瑕故又稱瑕甥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

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國志服虔

云繆公女

史記集解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國志高誘淮南王

書注衛猶護助也韓非子云穆公以疇騎三千輔公子

重耳入之于晉即指此事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

須守臧者也國志顏師古禮樂志注古書懷藏之事本皆作

臧徐鉉曰漢書通用臧字从草後人所加今諸刊本並

作藏此依釋文石經改正下並同其出也竊臧以避

韓詩外傳晉文公亡過曹里須臾從因盜重耳資而亡

校杜注頭須一曰里臯須即本此盡用以求納之及入

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

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

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釋文甚本僕人

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

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

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

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

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大戴禮作不言祿祿亦弗

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

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史記置作開

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

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史記作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

謂服虔云蒙欺也史記集解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杜取此

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

食史記作祿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

焉用文之史記下重文之二字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

隱**謂**詩毛傳偕俱也杜本此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緇

上為之田**謂**賈逵云緇上晉地上郡國志太原郡界休有

緇上聚杜同此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謂**賈逵云旌表也

同上杜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

泄堵俞彌帥師伐滑爾按岳本以公子士絕句二十年注

公子士鄭文公子泄堵寇鄭大夫此注云堵俞彌鄭大

夫者泄姓見前不須更舉也从岳本為是王使伯服游

孫伯如鄭請滑爾賈逵云二子周大夫

同上杜

按史記鄭

世家作伯犗索隱云犗音服今攷後漢書皇甫嵩傳董

卓謂嵩曰義真犗未乎注云犗音服說文曰犗牛乘馬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爾服虔云惠王以后

之輦鑑與鄭厲公而獨與虢公王爵

同上

又怨襄王之與

衛滑也爾賈逵云滑小國近鄭世世服而更違叛鄭師伐

之聽命後自愬于王王以與衛

同上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

子有其一字乃衍文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

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鄭元禮記注

以太上為帝皇之世其次謂三王以來按此亦當同昔

周公弔二叔之不成鄭眾賈逵皆以二叔為管叔蔡叔

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元詩箋亦然

本賈逵云二叔管蔡詩疏詩毛傳弔傷也鄭箋戚同也按

二叔馬融以為夏殷叔世杜注蓋用馬說今攷晉書秦

秀傳周公弔二季之陵遲秀與杜預同時蓋亦主馬說

然究以鄭賈義為長故封建親戚鄭小爾雅廣詁戚近

也以蕃屏周管蔡鄭霍王符論魯衛毛聃鄭雍京相

璠曰今河內山陽西有故雍城水經郡國志山陽邑有

雍城杜同曹滕畢原酆酆說文酆周文王所都

兆杜陵西南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地理志解

栒按周武王子武字蓋文字之誤文之昭也邗京相

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邗城邗臺是也水經邗

國志河內郡野王有邗城杜同晉應韓郡國志河東

郡河北有韓城潁川郡父城有應鄉杜同武之穆也凡

蔣邢茅胙祭郡國志汝南郡期思有蔣鄉故蔣國高平

侯國有茅鄉城東郡燕有胙城故胙國王符論作茆胙

京相璠曰今高平縣西三十里有故茅鄉者也杜並周

公之允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服虔云穆公召康公

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戚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

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短長故也詩疏又云召穆

公王卿士同爾雅類善也杜本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

作詩節章昭國語注糾收也杜本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節

詩毛傳鬩很也按杜注云訟爭兒乃隨文生訓究當從

毛傳本訓為是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節爾

雅懿美也杜本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

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節詩毛傳庸用也孫炎

爾雅注暱親近也杜本即聾從昧與頑用器姦之大者

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節廣雅崇聚也杜本鄭有平惠

之勲又有厲宣之親節服虔云母弟詩疏杜棄嬖寵而用

三良於諸姬爲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爲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旣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積叔桃子釋文本或作姚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恠文選注取財曰恠說文云內之北謂貪爲恠又曰婪貪也从女林聲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爲婪讀若潭王又啓之女

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于

惠后註洛陽記河南縣西南二十五里有水出焉北流入

洛山上有甘城即甘公采邑史記正義水經注甘水出宏農

宜陽縣鹿蹠山東北至河南縣南北入洛京栢璠曰甘

水西山上夷汙而平有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

又云河南縣西有甘水北入洛杜本此惠后將立之未及

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積叔桃子

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

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

註京相璠曰鞏東地名坎飲在河水東服虔以為鞏東

邑名也水經注郡國志作坎埒注引左傳同按水經注稱

晉書地道記晉太康地志云坎塏嶽在鞏西按杜注云在縣東蓋承京服之舊實則聚在縣西南也國人納之

秋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

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汜國郡國志潁川郡襄城

有汜城杜同此按史記高祖本紀度兵汜水正義云汜音

祀在成臯故城東今土人尚呼為汜祀水與此自別太

叔以隗后居于温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

節惠棟曰鵠一作述知天文者冠之述或作鵠顏師古

以為子臧好與術士游然按下文服之不衷則不必如

顏說也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

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

服子臧之服

釋文之服一本作之及

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爾

雅詒遺也廣雅感憂也

杜本此

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

平天成稱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

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

有事膳焉

五經異義宗廟之肉名曰膳釋文周禮又作

籒字音義同按說文籒宗廟火熟肉从肉从炙番聲廣

雅籒肉也春秋傳曰天子有事膳焉以饋諸侯同姓今

攷異姓惟二王後得與賜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

之享宋公有加禮也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

于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

按澠化本無弟字今从刪去按五年會于首止傳文孔氏正義引此作

得罪于母氏則弟字當爲氏字之誤也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鄩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國廣韻引作甲石父按甲在石上此傳寫之誤何焯以爲古本如是惠氏校本輒據之非也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國戰國策曰天子巡守諸侯辟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而退聽朝也栲鄭伯蓋行是禮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說文掖以手持人臂投地也按杜無注故采說文補之釋文稱許慎作以手持人臂曰掖無投地二字今本說文有之今考掖無投地之義惟此傳掖以赴外可從此訓疑說文本因春秋傳此文爲訓也詩衡門正義引傳作持以赴外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歸服虔云阪泉地名史記集解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三三曰吉

邕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
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勝而
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讀服

虔云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

右師圍溫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

于溫殺之于隰城京相璠曰隰城在懷縣西南 水經注郡

國志河內郡懷有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釋文及石經饗

作享宋本亦命之宥晉語 作脩 按宥與右同說文及字書右

助也鄭元周禮注右讀爲脩脩勸尸食而拜是右亦有

勸意杜蓋本此下二十八年傳卽作脩知右宥脩古字

皆通也請隧弗許 說文隧兩阜之間也賈逵周語注

闕地通路曰隧杜取此曰王章也周官冢人以度為

隧鄭元注隧羨道也正義云天子有隧道諸侯以下有

羨道隧道則上有負土羨道則無負土按隧則闕地通

路惟天子始克為之故云王章若羨即不過築墓道使

通間隙何以知之鄭注考工記玉人云羨猶延也爾雅

延間也郭璞注以為間隙是矣羨道亦可容人史記衛

世家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可知諸侯有羨道矣蓋隧道

寬羨道窄一有負土一無負土鄭注訓隧羨道為一似

誤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周書芮良夫曰觀天下有土

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按代德二字始見此亦叔父

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櫝茅之田櫝諸刊本郡國志

河內郡軹有原鄉修武故南陽有陽樊橫茅田晉於是

始啓南陽韻馬融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爲東陽朝

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水經注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

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秋秦晉伐都韻按都在秦楚界

上與晉地縣隔且晉文方啓南陽圍樊圍原何暇會秦

遠伐小國傳中無一語及晉可見晉字爲衍文杜注云

不復言晉秦爲兵主此亦曲爲之解楚鬪克屈禦寇以

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韻郡國志南陽郡丹水有

章密鄉析故楚白羽邑杜本說文隈水曲高誘淮南王

書注隈曲深處也杜注畧同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

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

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諸本皆誤作囚今从石經改正申公子儀

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

于頓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說文謀軍中反間也杜本此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

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

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漆

為温大夫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

好且及莒平也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後漢書宦

者傳曰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于楚晉注云勃貂即

寺人披一名勃鞞字伯楚李善文選注以勃鞞為履鞞

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

釋文以從字絕句蓋从劉焯規過

𩚑

尚誘淮南

王書注徑行也

杜本

韓非子曰箕鄭挈壺殮而從饒而

弗食故使處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

之盟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孝公伐我

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詒**外傳作禽

乙喜以膏沐犒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餽之飲食勞苦謂

之勞也

水經注

說文無犒字惠棟云謹按禮記犒非古字

古文作彙或作槁張揖撰廣雅始从牛旁高洪氏隸續

載漢碑有勞醕之語醕與犒同公羊注云牛酒曰犒故

其字一从牛一从酉漢隸皆然非古文也周禮小行人

云若國師役則令犒餼之注云故書犒為藁鄭司農云

藁當為犒謂犒師也先鄭不言字誤明古犒字本作

或作犒與服子慎枯犒之說合張有復古編云犒餉也

从金高別作犒非五經文字注勞師借犒字為之按說

文鎬温器也以鎬為犒勞字無據使受命于展禽語高

誘淮南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無核之子名獲字禽家有

大柳樹因號柳下惠藝文類聚作許慎注核即駭古字同齊侯

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

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文選注作小人則恐

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語服虔云言宮室皆發撤椽

椽在如縣磬孔晁曰縣磬但有柄無覆本按韋昭國語

注曰用服義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

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

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節爾雅職主也

杜本此按吾友武進士億云師當作史聲之誤也杜注非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節爾雅率

循也杜本此我做邑用不敢保聚石經用下增是字曰豈其嗣世

九年而奔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

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

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潛夫論作鬻熊

註服虔云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稊

歸鄉史記集解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

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諺周古史考熊渠

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史記索隱按熊延

即楚之先也故夔子以為失楚秋楚成得臣鬪宜申帥

師滅夔以夔子歸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

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諺正義以之於言所涉甚多劉賈許

穎既不守例為斷又不能盡通諸以惟雜取晉人執季

孫以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尹氏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隨示以義數事而已又云諸稱以皆小以下下以

上非其宜也本疏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

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

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秋入杞責禮

也釋文責禮本或作責無禮非按漬化本已下皆作責無禮今从釋文石經刪定楚子將圍宋

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

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韻按說文朕字云軍法以矢

貫耳也从耳从矢司馬法曰小罪朕中罪刑大罪到正

義所解非是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韻

按高誘淮南王書注云孫叔敖楚大夫遠賈伯盈子今

攷下傳作伯贏遠蔿盈贏古字通廣雅幼少也杜本又此

按賈蓋食邑于蔿故以爲氏傳上云治兵于蔿杜注蔿

楚地是也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
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
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
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
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
軍謂王肅云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
史記集解
杜本此謀元帥
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
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節
古本作敷納以言明庶

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授不同古字改易耳此

尚書注庸功也本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漆佐之使狐假

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

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韻賈逵云欒枝欒賓之孫韋昭國

語注欒共子之子同上杜荀林父御戎韻世本晉大夫

逝邀生桓伯林父魏犢為右韻按說文有犢字無犢字

張有復古編云俗作犢非五經文字反云作犢訛非矣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

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

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

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

其其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

濟服虔云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史記水經注河水集解

又逕東燕縣故城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又謂之石濟

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還自南河濟即此侵曹

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

佐下軍服虔云胥臣白季也同上杜上德也晉侯齊侯

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

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服虔云襄牛衛地

也同上杜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

取此

叢以說焉。𠄎按上言公子買下言子叢則子叢自係買之

字正義以為或字相近而謬非也說文說說釋也謂楚

人曰石經宋本並無不卒戍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

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正義謀字或作

誦 𠄎鄭元周禮注輿眾也杜本此師遷焉曹人兇懼 𠄎說文

兇擾恐也春秋傳曰曹人兇懼按荀子天論篇君子不

為小人匈匈也輟行楊倞注曰匈匈喧譁之聲為其所

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

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𠄎按外傳

云文公誅觀狀獻狀觀狀也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

其族報施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

羈氏 說文藝燒也春秋傳曰藝僖負羈魏犇傷於匈

說文匈膺也从勺凶聲又作冑復古編云俗作胸冑非

按唐石經昭二十七年傳鉞交于冑初刻正作匈字今

據改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

束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惠棟云劉炫規過

以傷爲寧不有寧謂不有損傷古人多反語如甘爲苦

治爲亂皆是以傷爲寧亦有理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廣雅躍踊皆跳也按杜注百猶勵也無此義訓今攷百

迫古字通廣雅迫急也蓋皆言其急遽無序耳又應劭

風俗通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躍三尺法天

地人再躍則涉三百或當作三尺古人跳躍之法如此

耳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詒商子賞刑篇晉文公將

欲明刑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頡之

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殉

況於我乎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

告急

外傳般作班

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

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輅齊秦藉之告

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

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

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詒按史記晉世家重耳出亡時年四

十三凡十九歲而得入年六十二而杜注則本晉語言

晉侯生十七年而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今攷夷吾爲重耳之弟夷吾之子圉以僖十七年出質于秦秦卽妻之至小亦當年十五六自僖十七年至二十八又及十二年則懷公此時若在亦當年近三十安得重耳爲其伯父年止四十也明重耳之年當以晉世家爲實晉語及杜並非也況昭十三年叔向言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是文公生十七年卽能得士非卽以是年出亡也杜又確指戰城濮之年謂文公年正四十可云鑿而妄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韻按云天假之年益可知文公此時年齒必非壯盛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

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
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
以間執讒慝之口謂服虔云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
為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同按釋文引
韓詩執服也此間執義亦同杜注非也王怒少與之師

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

師曰唐石經初刻師作侯後改師从定本賈逵云楚大夫同請復衛侯而

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

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

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

救而奔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

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國韋昭國語注攜離也

杜本

此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

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

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

報也背惠食言

國孫炎爾雅注食言之偽也書疏下成十六年等並同

以亢其讎

國廣雅亢當也杜本

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

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

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

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慙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

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國**說文每每草盛上出也徐鉉

等按左傳原田每每今別作莓非廣雅藟膜肥也膜通
作每按每每亦當謂田之肥美杜注似采說文而以爲
喻晉君之美盛則失之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
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
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鹽其腦
腦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噍汝腦本疏杜取此說文啣頭髓
也从匕匕相匕箸也考工記工人蹙于剗剗同移匕字
在右耳俗作腦非論衡卜筮篇云晉文公與楚子戰夢
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鹽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
天楚伏其罪鹽君之腦者柔之也按或以伏字絕句者

非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

玉使鬪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

寓目焉鄭元禮記注寓寄也杜本晉侯使欒枝對曰寡

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

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

君事誥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鞞鞞說文鞞著掖鞞

也鞞引軸也鞞頸粗也廣雅馬鞞謂之脅說文絆馬繫

也釋文鞞一云繫也毛傳繫絆也鞞絆字同按陸德明

引說文云鞞軸也鞞頸皮也皆與今本說文小異惠棟

云鞞古文以為顯故傳作鞞从古文省晉侯登有莘之

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

已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軍
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軍
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
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縳以中
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
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
而還甲午至于衡雍外傳作衡維水經注同 詒郡國志河南郡卷有

垣雍城道元云史記所記韓獻秦垣雍是也杜本 作王

宮于踐土詒服虔云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

侯晉侯聞而爲之作宮史記集解鄉役之三月詒說文鄉不

久也春秋傳曰勳役之三月按今勳作鄉杜注猶屬也

義並通釋文云鄉亦作鼻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

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

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

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服虔云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

步卒也同廣雅傅相也此杜取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

命尹氏及王子虎賈逵云周大夫上同內史叔與父鄭眾

內史注引春秋傳作內史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鄭司農云策謂以簡

策書王命上同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

旅弓矢千賈逵云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諸侯賜

弓矢然後征伐上同服虔云矢千則弓十詩韋昭國語注

及袁紹傳注引左傳並作旅弓十旅矢千按石經旅弓

弓字下旁增十字茲字當是別本有之後人據以增入
然攷服注云云則是本無十茲二字矣今仍從舊本不
敢據增秬鬯一亩虎賁三百人國賈逵云秬黑黍鬯香
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天子卒

曰虎賁

史記集解

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

慝

孔安國書傳逃遠也

杜本此

衛彈碑云糾剔王慝惠棟

曰按魯頌狄彼東南鄭箋云狄當爲剔剔治也逃與狄

同古文作邊又與剔通故或訓爲遠或訓爲治此傳當

從古文作邊訓爲治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

首

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

國賈逵云稽首首至地上同孔安

國書傳丕大也休美也

杜取此

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

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

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韻服虔云王庭踐土也同上杜

取此

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韻韋昭

國語注獎成也虞翻易注渝變也爾雅殛誅也杜本俾

隊其師無克祚國韻詩毛傳俾使也高誘淮南王書注隊

隕也爾雅克能也杜本及而元孫諸刊本而誤無有老

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

玉自為瓊弁玉纓韻釋文弁本又作玼說文璿美玉也春

秋傳曰璿弁玉纓按說文璿美玉也瓊赤玉也毛傳云

瓊玉之美者則瓊亦玉之總名故左傳亦轉作瓊張衡

集引作璿弁玉纓與說文同薛綜曰弁馬冠也又髦以

璠王作之纓馬鞅以玉飾之服度云謂馬飾

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與余余賜女孟諸之麋

志梁國睢陽盟諸澤在東北青州數按禹貢作孟諸正

義曰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

地也詩毛傳水草交謂之麋此杜本弗致也大心與子西

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

冀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

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

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

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

莫余毒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或

訴元咺於衛侯曰謂姓纂其先食采於元因氏焉今元城

是也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

叔以人守謂諡法克殺秉政曰夷又安心好靜曰夷六月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水經注京相璠

曰衛地也水經注地理志陳留郡封丘濮渠水首受沛東

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道元云濮渠側有漆城或亦謂之

宛濮亭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

衷謂韋昭國語注衷中也杜本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謂高誘淮南王書注

牧圉養馬者杜本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

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

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之

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

之乘而入公子猷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諸刊本君誤作

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猷犬走出

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

旆之左旆爾雅繼旆曰旆周禮通帛為旟此杜本祁瞞奸

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

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諸刊本

釋文曰旅凱劉逵吳都賦注引此正作旅凱今石經及

諸刊本並作愷蓋一本作愷也周禮王師大獻則令奏

凱樂鄭注引傳振旅愷以入于晉正義愷樂獻功之樂者則晉之振旅愷是也夏官愷樂獻于社鄭司農引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是作愷相承已久今仍之獻俘受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

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註按廣韻箴字注引

風俗通曰有衛大夫箴莊子今攷宣四年箴尹克黃定

四年鍼尹固是箴鍼古字通李善文選注箴古針字士

榮為大夫鄭元周禮注引作大理 註鄭眾云士謂主斷刑之官周禮注

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

之于京師實諸深室國惠棟曰荀卿子云公侯失禮則幽

故實諸深室甯子職納橐國爾雅橐囊也說文方

言飽糜也

杜本此

按橐祇可置食物杜增一字曰衣囊恐

非元咍歸于衛立公子瑕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

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

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

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獯貨筮史使曰以曹為

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

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

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

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國服虔云辟天

子六軍故謂之三行史記集解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

先蔑將左行國史記作先穀將右行按獻公時已有左右

行至此復立中行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國史記孔子生

魯昌平鄉陬邑索隱云昌平鄉號杜本公在會饋之芻

米禮也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

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

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秋大雨

雹為災也 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

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張湛列子注引傳云是生四子

盡為犧矣鄭司農周禮注又引作是生三犧皆用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說文賈逵云言

入律之首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益明

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周失其道又官在四夷周禮疏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

也夏狄侵齊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

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說文爾雅雙玉曰

珌說文二玉相合為一珌珌或从穀杜本此 王許之秋乃

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欽冶厘曰說文欽讀若車輕古

今字詁曰厘古勤字也俗本誤作厘苟能納我吾使爾

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

命周欽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厘辭卿 九月甲午晉侯

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

陵在今河南新鄭縣北十三里與東汜水甚近歲壬子

及丙辰余出使兩過其地狹長如土衡且旋轉屈曲若

行書函中與閩鄉函谷關無異益信古人命名之諦也

秦軍汜南水經注所謂東汜者也佚之狐言於鄭伯曰

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水經注洧水下七里溝水

又南歷燭城函即鄭大夫燭之武之邑也按此以邑名

為氏然春秋時氏燭者實不止一人齊景公時有燭雛

見說苑吳有燭庸晉有燭過見子華子師必退公從之

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

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許之夜繼而出韻廣雅縋索也餘見襄十九年傳

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

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諸刊本誤

倍今从石經未本改正 韻廣雅陪益也杜本按新序引傳亦作陪鄰

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史記作東道交行李之往來

韻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本按今本作李古字同杜

此注及襄八年昭十三年注並取賈說共其乏困君亦

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韻京相璠曰今河

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按焦城在今陝州南瑕城

在今閩鄉縣西酈道元云陝城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武

王以封神農之後于此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詒廣雅肆伸也

申與伸同杜本此不闕秦焉取之石經作不闕秦焉取之

字焉字上旁增將字孔疏摘傳文作不闕秦焉取之正義

并引沈文何云不闕秦家更何處取之則古文無此二字

可知今从石經孔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

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

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

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

詒服虔云公子蘭鄭文公賤妾燕姑之子穆公鄭逐羣

公子故奔晉也御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詒服虔

云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同許之使待命于東詒服虔

云待命于鄭東也同鄭石甲父侯宣彘逆以為大子以

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歆

服虔云昌歆昌木之藟周禮疏 韓非子難篇文王嗜昌蒲

菹杜本 按說文歆字注云歆歆也从欠龍聲玉篇歆子

合才六二切鳴歆也亦作蹠又俎敢切菹蒲菹也蓋本

作歆傳寫譌作歆耳故釋文亦作在感反正義云昌蒲

草無此別名殊未深考今承寫已久姑仍之曰黑形鹽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

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服虔云剋形同鄭司農云築鹽

以為虎形周禮注 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

聘于周遂初聘于晉賈服謂先聘晉後聘周本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

韋昭國語注重魯地館侯館也重館人告曰晉新得

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

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水經注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

城或謂之洮也按春秋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服氏

注云濟西曹地京相璠云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是魯與

曹當以濟爲界此云東傅于濟是也襄仲如晉拜曹田

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

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上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

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

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

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馬融易注享祭也

杜本 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

祀詩毛傳歆饗也杜本 祀鄩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

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鄭

泄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 秋衛人及狄盟 冬

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說文殯死在棺將遷葬柩

賓遇之从肖从賓賓亦聲出絳柩有聲如牛廣雅柩

棺也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

之高誘淮南王書注自後過前曰軼必大捷焉杞子自

鄭使告于秦曰高士傳作祀子蓋字近而誤按史記鄭

世家賣鄭者乃鄭司城繒賀與此傳異鄭人使我掌其

北門之管鄭元禮記注管鍵也按杜注云鑰也義亦同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史記秦

本紀曰穆公問蹇叔百里奚史記列傳蹇叔語皆作二

老曰公穀皆作百里子蹇叔子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

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

乞白乙呂覽先識篇云蹇叔有子曰申與視高誘注申

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史記曰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

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南史亦云一明百里奚子下傳

云即明云百里孟明視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

曰孟子**節**按呂覽以孟明視爲蹇叔子今蹇叔哭孟子之
後始云其子與師哭而送之且稱爲孟子明視非蹇叔
子可知史記以蹇叔子爲西乞白乙正義非之今攷三
帥同出蹇叔先哭孟子不及二人次乃云蹇叔之子與
師哭而送之則西乞白乙或卽爲蹇叔子以其爲子故
哭有次第又改而稱爾文法甚明至變文言蹇叔之子
乃行文互見之法正義譏之非也釋文孟子本或作孟
今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
壽三體石按正義言上壽中壽下壽年歲亦非攷李善
經作者文選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又莊子盜跖篇中
壽八十呂覽安死篇中壽不過六十淮南原道訓凡人

中壽七十歲此云中壽亦當在八十以下六十以上也

論墓之木拱矣爾雅兩手持為拱此杜本蹇叔之子與師

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郡國志宏農郡黽池有

二嶠新安澗水出桮高誘淮南王書注及廣韻引傳並

作郁後漢書龐參傳作嶠釋文殺本又作嶠殺有二陵

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史記夏本紀孔甲崩子帝臯

立竹書紀年作帝昊沈約注昊一作臯其北陵文王之

所辟風雨也爾雅大阜曰陵此杜本按呂覽先識篇作南

岸北岸義亦同詩所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必死是

問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

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詘服虜云

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櫜甲束兵而但免胄
本必敗輕則

寡謀無禮則脫按鄭元喪服小記注引
傳脫作說說脫古字通
詘韋昭國語注脫

簡脫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

高將市於周詘呂覽作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于周遽

使奚施歸告淮南王書奚施作蹇他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詘按古無犒字張揖廣雅始有之蓋從此傳生

義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

邑為從者之淹詘方言腆厚也爾雅淹久也杜本居則具

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詘爾雅遽傳

也
杜本
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詘說文

秣食馬穀也按今本秣誤作餼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

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國韋昭國語注資稟也

按杜注資糧也義亦同服虔云腥曰餼儀禮又云死曰

餼禮記鄭司農云牽牲可牽而行者周禮為吾子之將

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呂覽淮南水經注初

訛為圃今訂正國穆天子傳祭父自圃鄭來謁天子地理志河南

郡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藪水經注濟水又東逕原武

縣故城南春秋之原圃也淮南墜形訓秦之楊紆高誘

注楊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按爾雅十藪秦有陽陁

郭璞注又云在扶風汧縣西今攷地理志扶風郡汧吳

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雍州山北有蒲谷鄉並中谷以

地形按之是周之焦護卽秦之楊紆前後異名耳池陽縣漢屬馮翊晉初屬扶風故郭注與高誘異也淮南陸形訓藪止有九無周之焦護明焦護卽楊紆也周禮雍州澤藪曰苙蒲亦卽此楊隲隲蒲紆瓠音並同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晉原軫曰詒按先軫僖二十八年傳及此傳皆別云原軫當係食采于原故云杜預釋例云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是矣至先且居則稱

霍伯當亦以采地名郡國志河東永安縣有霍大山水
經注山側有霍城是也然韋昭國語注又云先且居先
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爲霍伯則先且居前又食采
蒲城蒲城卽重耳所居在漢河東郡蒲子縣大率晉大
夫皆以采地爲氏除趙韓魏之外如呂卻荀欒胥瑤狐
輔虢范邴邢屏樓楊鄔賈杜陽白隨苗温冀知閻取疇
銅鞮邯鄲等並是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聞
高誘淮南王書注奉助也杜義亦同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
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
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
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

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說文賈逵云墨衰固

解梁宏御戎萊駒為右 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

百里孟明視西乞術史記作穉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

服虔云非禮也上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備

吾二君構字从石經改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

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

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

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說文廣雅暫卒也爾雅墮毀

也亡無日矣不顧而唾說文啜口液也公使陽

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

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梟臣費鼓說文賈逵曰殺而以血塗

鼓謂之爨鼓詩疏廣雅爨拘也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

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

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

替孟明文選注引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

大德馬融書傳皆過也杜本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

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京相璠土地名

箕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水經注卻缺獲白

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

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白季使過冀京相璠

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同見冀缺

耨其妻餽之謂馬融易注耨鉏也

易釋文

說文餽澗也

爾雅注餽野之餽也韋昭國語注同杜皆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

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

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謂說文祗敬也

杜本

此 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謂惠棟曰昭廿年傳在

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孔氏謂非康誥之全文引

其意而言之棟謂此康誥之闕文也法言曰酒誥之篇

俄空焉伏生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酒誥無

此文故漢藝文志云酒誥脫簡一梓材今王惟曰以下

文義不屬蓋康誥三篇皆有脫誤孔以為引其意而言
 之非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
 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
 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于之功也以一命命
 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
 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
 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
 桔秩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汪通俗文亭水曰汪一切經音義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國崔杼易注曰禽古擒字擒猶獲也
 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國服虔云鄆城故鄆國之墟
詩疏杜取此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泆而軍

澗水經注汝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水右則澗水

左入焉按地理志南陽郡魯陽堯山澗水所出東北至

定陵入汝杜本此師古曰澗音時又音雉澗泝同音即泝

水也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

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紆我澗

詩毛傳紆緩也杜本此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

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

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澗爾雅宣徧也高誘注戰

國策亦同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

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葬僖

公緩作主澗按劉敞云杜讀緩以上為句非也僖公以十

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今从劉氏讀又
釋下釋例所引賈氏說則緩字亦當連下讀爲是非禮
也詰賈氏以爲僖公始不順祀生則致哀姜終則小寢以
慢典常故其子文公緣事生邪志作主陵遲于是文公
復有夫人歸嗣子懼咎傳故上係此文于僖公篇凡君
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詰服虔云
特祀於主謂在寢烝嘗禘於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
行祭皆於廟焉儀禮禮記疏